



張君勳先生與佛教

程文熙

好像是印光大師說過，如果是真儒者定可成佛。我很讚敬這話，並同意這個看法。歷來儒者不少，可是真儒者實不多，就我所知，張君勳先生是儒者，是真儒者。依先生所言行，近似大乘菩薩。

。願如印光大師所說，張先生將來一定成佛。

張先生的思想，不僅是東方的，也包含有西方的。其學術沒有限定在儒教之內，也是學攝百家。非特擅長中英德法日各國語言文字，立言皆有益世道人心，而且遍歷亞歐美澳四大洲，極山河大地之遊，悉知多見。其行為，不是獨善其身去退縮，而是挺身要救國救世，雖顛沛流離，鏗而不捨的。儒教經宋明諸儒吸收了佛教思想，成為理學，為儒家一大改進。今先生繼承理學餘緒，再在儒教作第二次的充實工作，做一位新儒家，這也是國人所馨禱的。

先生是主張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的，因此不反對宗教，且以重視文化故，對各宗教都很尊重。如果按個別來說，則先生所比較接近的，乃是佛教。

先生生於光緒十二年十二月廿五日，即西曆一八七七年一月十八日。上月為先生七十壽辰，在臺北賓館會舉行過茶會並由友好刊印一本學術論文的紀念冊，以誌慶祝。先生現在美國，祇知道有紀念冊出版，並不知道另外還有茶會。這在佛教而論，一個人的生日，就是母難日，在母難日，應該向父母致敬或追念父母，做慈善，做佛事。先生孝事父母甚篤，而所以對佛教有興趣並感覺要尊敬，就是在母喪之日起，才開始的。

民國十二年，先生和友好同情唯心史觀所組織的團體，其盟約的地點，便是佛教道場的北平西山靈光寺。民國廿九年在大理創辦民族文化書院，特設「印度哲學」，敦請龔雲白大師為講師。卅八年底應印度教育部之聘赴印講學，將孔子老子哲學介紹給印人。玄奘大師赴印為取，先生赴印為予。一取一予，先生被譽為玄奘後來印第一人。年來與佛教人士來往甚多，如太虛大師，龔大師，湯住心居士等。在印度兩年中，亦研究了印度思想並鼓勵周祥光居士多從事印度歷史及佛學研究。

先生著作，每論及文化，必著重宗教。關於佛教的論述很多，謹錄十則如次：

一、「自五胡亂華至宋之末，此時期中，吾族之思想文藝繪畫等，無處不受佛教之影響。同時佛教對於漢族學術亦大有裨益，以其促進儒家之覺醒故也。所謂周程張朱之理學，實為佛教所激起。雖其講心性理氣之學，所用無非孔孟之名詞，然其思想之背景，實出於佛教。」——見先生著「明日之中國文化」。

二、「佛教自貪嗔癡愛直至涅槃，頗有精密分析，且有綜合之方法，所以佛教不能作普通宗教論，而是宗教的形而上學。此乃印人以論理學方法輔助其宗教，故有此成績」。

三、「南北朝時，北朝雖有排斥佛教之舉動，但其基礎已根深蒂固，直到唐初，印度佛教已深入人心，且自己創立宗派，蓋此時已成立中國的佛教了」。

四、「我人不能因印度中國之削弱，而輕視自己文化。須知文化之特點，不在一時之成敗利鈍，而在其對於人類之永遠貢獻。國人不可因目前之失敗，而遂看輕自己之文化」。

五、「中國人求知心極真切。克里蒙梭曾引出法顯玄奘兩人之實例。克氏說：「法顯玄奘於四至六世紀往印度求佛法，若以聖保羅去異邦人中宣傳宗教與之相比，兩者工作適得其反。聖保羅所宣傳者為一己之信仰，而中國兩行脚僧之往印度，在調查所得之佛經有無錯誤，而非為一己之宣傳。法顯玄奘所欲考證者為釋迦牟尼之言行，重精神之崇高，求之於世界宗教史中，實所罕見。宗教精神所常表現的為信仰與服從，而此兩僧所求者為經典之有無錯誤，尤為難能可貴。世界史中，有許多征服者，亦嘗跋涉萬里，毀壞廬舍，屠殺人民，成功以後，有為之造像者，然不久即歸於烏有。至於法顯與玄奘，其為長途跋涉，同在其求知求真方面，有不可遏止之欲望。雖未嘗想在歷史中佔一頁，但歷史上自有其地位。我走到他倆人遺像前，表示無限之敬意。假若我能使若干人明瞭其行事之美善，乃我生平最愉快之事」。我祖先中有此人，但僅在高僧傳中佔一地位，一般國民心目中，知有法顯玄奘者能有幾人？不意對此兩僧發生熱烈之崇拜者，出自西方一偉大人物，而非我國之國民，此非我國之大恥乎？」——以上二至五見先生著「立國之道」。

六、「異哉世尊之教義！所謂空有，所謂五蘊七識，所謂名相，一一

本於佛教中論理心理物理之原則而能解釋之，是合學術宗教而為一矣。蓋世尊之說法，因衆生而起大悲心，因大悲而生菩提心，而成正覺。既有覺，自不能離智慧。悲智雙修者，佛教之最大特色，為世界其他宗教所不及。他教之教徒，謂起於迷信，不也。皈依佛法，則智者之事也。——見「博士界之論辯」中附錄張君勳先生「萬居士演講錄序」。

七、「法顯，玄奘，義淨三人之著作，現均譯成歐洲文字，而為世人所珍視。今之來印者，均應追念三人重印其著作，並應擇定一日以紀念之。」——先生於廿九年一月廿二日在加爾各答中華總商會招待席上講「旅印華僑之前輩」中所講。

八、「舊日頹廢之宗教，如佛教之子孫廟，酒肉和尚道士，廟產私有，佛事中之打牌飲酒及佛道兩教人士之無教育，應澈底改造。各佛廟之管理應立於一個組織之下，僧人與道士應受十年訓練，規定應讀之經，應具之知識與通曉世界各宗教之情況。」——見先生著「義理學十講綱要」。

九、「廿年來，夫人對我之政治活動，心知其為國之不能自己，然以為消耗精神於無用之地，勸我捨政治，專心致力於文化。雖心感其言，然人民之憔悴慘痛，令我甘入地獄中。受盡人世之謗毀窘辱，惟不敢自逸之一念，實有以致之而已。」——見先生作「亡室王夫人告送述略」。

十、「今大陸淪陷矣，民心向背可知矣。誠以祖逖擊楫斷流之決心，武侯攘除奸雄興復漢室還於舊都之鞠躬盡瘁之忠誠，更高者出之以釋迦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捨身救世精神，吾見中華民族獨立與光榮之恢復有日矣。」——見先生著「中華民族精神——氣節」。

最近先生的「比較中日陽明學」和「義理學十講綱要」兩書，已在臺北出版。這是因為國人祇是一張嘴在好說，並沒有真切的去做，而且做的都不合乎理性，所以著此書，給國人一個警惕。同時先生並提出「一曰質樸之心地，二曰明辨之知識，三曰誠實之意志，四曰貞固之行爲」。這四項爲人做事的原則。至於「義理學十講綱要」，乃是以一個新的姿態，新的解釋，來發揚和重整已經浸透了我全民族二千年的孔孟之教，保持固有文化傳統。

儒者是六合之外存而不論的，是不反對宗教的。中國各宗教間，沒有戰爭，多少也虧有孔教在。儒者不講過去的「未知生」，也不究未來的「焉知死」，祇是求在人生現在這一階段中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爲本」的。儒家沒有累世之學，能教人們在「斷見」的今世這一段中，能做一個良善的人，比較容易爲大眾所接受，也正是佛教的「四無量心」和「八正道」所企求的。佛教方面，永久有僧侶和居士不斷地持續佛陀

的慧命。而在儒教方面，於此打倒孔家店之際，而有先生作儒家的繼往開來者，也正是國人和佛教子弟所希望的。儒家吸收了佛學成爲理學，佛教也從山林裏深入到實際的人群生活中。就中國說，儒佛二教是相依爲命，是相得益彰的，先生應該在這二教中間，作一個橋樑。

抗戰前，先生在上海以三百銀元訂購大藏經。戰事起後，先生隨政府參加抗戰工作，西赴漢渝。勝利後回滬得見大藏經已爲友人取存甚久，喜極。乃未竟讀，亦未携出。今先生向臺北購大藏經，這種兩次的購讀大藏經，在今世可謂希有。

最近和先生通訊中，對周祥光居士著的中國佛教史很爲讚譽，對南懷瑾居士的禪海蠡測，認爲意見也多相同之處，並示知美國佛教甚爲發達，每週各佛廟也都做禮拜，西方人已深入堂奧，與代治佛教者應注意等等。先生現正在美國斯丹佛大學，擔任研究工作和著述。所著英文版的新儒家哲學，也已出版。先生上無片瓦，下無立權，心目中祇保存有我中華民族在精神上的社會遺產，精進不懈，實在令人感嘆。

美國有一個新口號，是「到東方去」，我們願意先生研讀了大藏經，即在美國有更高的成就，在沒有回國前，成爲美國的鳩摩羅什。凡有佛經之處，都有天龍衛護是處是人。先生今雖七十，達到了孔子的從心所欲不逾矩，而精力充沛，體健愈常人，今深入經藏，會進入另一個境界而福壽康寧的。

詩 兩 首

王 大 任

呈 炳南老居士指教

遊 日 本 東 照 寺

古剎由來久，登臨近暮秋，萬松如笏列，孤塔共雲浮，訪道空山寂，參禪竹樹幽，塵氛沾不得，禽鳥樂啁啾

乙 未 至 日

廿年湖海接遲客，至日燈前默想人，已辨韶華隨逝水，空餘孤憤走風塵，識途老馬拋心力，護法佛陀有怨親，回首軟紅成隔世；夜闌無那語傷神！